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吕氏春秋

〔战国〕吕不韦 著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华国学经典读本

「战国」吕不韦◎著

吕氏春秋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吕氏春秋 / (战国) 吕不韦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17-3171-9

I. ①吕… II. ①吕… III. ①杂家 IV. ①B2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307 号

吕氏春秋

作 者 / (战国) 吕不韦

责任编辑 / 陈颖杰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27

字 数 / 456 千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2.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71-9

前言

《吕氏春秋》在《史记》上称《吕览》，共二十六卷。由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召集吕门众多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知确切写作年代的书，该书的《序意》篇中提到其时为“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秦八年”，有人认为是指秦王政六年（前 241 年），也有人认为“秦八年”是指秦王政八年（前 239 年）。

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王政十二年（前 235 年）。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西南）人，他是阳翟的富商，在邯郸经商时，遇到秦公子楚，认为“此奇货也，不可失”。后吕不韦被封为丞相，封文信侯，弃商从政。他反对独尊法家，广收天下儒士，有家僮万人，宾客三千，“兼儒墨，合名法，”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现在的编排次序是：十二纪在前，后有《序意》一篇，八览居中，六论置于最后。《史记》认为八览在前，六论次之，十二纪最后。全书共计一百六十篇文章。从形式上看，纪、览、论三大门类都有确定的篇数，各门类下又各统子目，十分整齐划一；从内容上看，也自成体系，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十二纪是全书大旨所在，每纪都有五篇，共六十篇文章。

十二纪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阐明了四季十二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等自然现象，说明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应遵守的规定，以及为顺应时气在郊庙祭祀、礼乐征伐、农事活动等方面所应发布的政令。

《序意》是《吕氏春秋》后序，有残缺错简，前半只言十二纪，后半言赵襄子豫让事与本篇无关，可能是他篇错入，而言八览、六论部分已亡佚。文章主要讲了《吕氏春秋》编著的宗旨和意图。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要“纪治乱存亡也，知寿夭吉凶也。”

八览进一步阐述《吕氏春秋》的思想，每览八篇，只《有始览》七篇，共

六十三篇，着重于论述君道和治术。

六论带有杂篇的性质，包括《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六篇，共计三十六篇。

《吕氏春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它在战国末期产生，博采各家学说，从汉代以来一直被称为“杂家”。它以老庄哲学为其理论基础，重视并主张孔、墨的仁义之术，采纳兵、法、阴阳各家学说，汇编而成为一部学术巨著。它除了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外，还保存了许多先秦的史料及科学文化方面如医学等珍贵资料；对音乐起源、原始音乐的记叙也非常丰富；记载了天文历法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保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资料；还蕴含着丰富的战争思想和历史理论。

总之，《吕氏春秋》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系统地反映了吕不韦的政治思想主张，但在秦王政统治时期，和崇尚法家的嬴政有所冲突，遭罢相而不被重用。但其主张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启发了汉代的统治者，在汉初的几十年里，由于施行“无为”政治，保证了民众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平和稳定。可以说，汉帝国正是吕不韦施政纲领的执行者。因此，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给予了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以很高的评价，将其视为在逆境中诞生的不朽之作。

编者

目 录

卷一 孟春纪

孟春	1
本生	3
重己	5
贵公	8
去私	10

卷二 仲春纪

仲春	12
贵生	14
情欲	17
当染	19
功名	22

卷三 季春纪

季春	24
尽数	26
先己	28
论人	31
園道	33

卷四 孟夏纪

孟夏	36
劝学	38
尊师	40
诬徒	43
用众	45

卷五 仲夏纪

仲夏	48
大乐	50
侈乐	52
适音	54
古乐	56

卷六 季夏纪

季夏	60
音律	62
音初	64
制乐	66
明理	69

卷七 孟秋纪

孟秋	72
----------	----

荡兵	74
振乱	76
禁塞	78
怀宠	80

卷八 仲秋纪

仲秋	83
论威	85
简选	88
决胜	90
爱士	92

卷九 季秋纪

季秋	95
顺民	97
知士	100
审己	102
精通	104

卷十 孟冬纪

孟冬	107
节丧	109
安死	112
异宝	115
异用	117

卷十一 仲冬纪

仲冬	119
----	-----

至忠	121
忠廉	123
当务	126
长见	128

卷十二 季冬纪

季冬	132
士节	134
介立	136
诚廉	138
不侵	139
序意	142

卷十三 有始览

有始	144
应同	146
去尤	149
听言	151
谨听	153
务本	155
谕大	158

卷十四 孝行览

孝行	160
本味	163
首时	166
义赏	170
长攻	172
慎人	176

遇合	179
必己	182

卷十五 慎大览

慎大	186
权勋	190
下贤	193
报更	196
顺说	199
不广	202
贵因	206
察今	208

卷十六 先识览

先识	212
观世	215
知接	219
悔过	221
乐成	224
察微	228
去宥	231
正名	233

卷十七 审分览

审分	236
君守	239
任数	242
勿躬	246
知度	248

慎势	252
不二	256
执一	257

卷十八 审应览

审应	260
重言	263
精谕	266
离谓	270
淫辞	273
不屈	276
应言	279
具备	282

卷十九 离俗览

离俗	286
高义	289
上德	293
用民	296
适威	299
为欲	302
贵信	305
举难	308

卷二十 恃君览

恃君	312
长利	315
知分	317
召类	321

达郁	324
行论	327
骄恣	330
观表	333

卷二十一 开春论

开春	337
察贤	340
期贤	341
审为	343
爱类	345
贵卒	348

卷二十二 慎行论

慎行	350
无义	353
疑似	355
壹行	357
求人	359
察传	362

卷二十三 贵直论

贵直	364
直谏	367
知化	369
过理	371

壅塞	373
原乱	376

卷二十四 不苟论

不苟	378
赞能	380
自知	382
当赏	384
博志	386
贵当	389

卷二十五 似顺论

似顺	392
别类	394
有度	396
分职	398
处方	402
慎小	404

卷二十六 士容论

士容	407
务大	409
上农	412
任地	414
辩土	416
审时	418

卷一 孟春纪

孟 春

一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①，其帝太皞^②，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③。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膺，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獺祭鱼^④，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⑤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飭，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麝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殯骸。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⑥，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

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hāo)并兴。行冬令，则水潦(lào)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注释]

①其日甲乙：甲乙日被认为是春季最为重要的代表日。②太皞(hào)：即伏羲氏。③太簇(cù)：古代乐律十二律中阳律的第二律。④獺(tǎ)祭鱼：水獺将捕到的鱼陈列在水边，有如祭祀。⑤宿离：指日月经行的轨道。⑥称兵：即举兵，兴兵。

[译文]

第一，孟春正月时分，太阳运转在营室宿中。日昏时候，则参宿见于南面中天；而平旦（早晨）时候，尾宿见于南面中天。孟春天干属甲乙，它的主导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通过感觉当时时节而开始活动的是鱼龙类的鳞族动物，它的声音是五音之中的角音，音律与太簇相互附和。孟春正月的数字是八，味道发酸，气味膻臊；孟春之月要举办户祀，祭奠时要以脾先荐。温暖和畅的春风把冰雪吹得融化了，冬蛰了一冬天的各类动物开始苏醒，活动自己的身体，小鱼儿开始从深水中漂浮到冰层下面，水獺捕获到鱼儿后，把它们放置到岸边。到南面过冬的大雁开始飞回到北面。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北侧室，乘坐着装扮着鸾铃的车辂，拉车的是青色的高头大马，车上还插着画有龙纹的青色大旗。天子身穿青衣，佩戴青玉，吃的是麦和羊肉，使用的是纹理疏朗而平滑的器皿。

立春节气正处在这个月中。在立春到来的前三天，太史要禀报天子：“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因此天子就开始斋戒。立春这天，天子带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都城东郊去迎接春天的来临。归来后，还要在朝廷上对卿、诸侯和大夫进行奖赏。吩咐三公广布德教并宣布禁令，对百姓行善施恩。仁政的推行，没有不合适的。天子还吩咐太史，要认真守住国家的六典、八法，并观看记载日月星辰的运转，不能出过失，不要漏掉记载，一直要认真落实，就如同刚开始做一样。

这个月，天子在元日这天向上天祈求五谷丰登，还选择吉日，自己用车拉农具，置在车上的武士和车夫之间，率领大臣们亲自耕作天帝的籍田。天子推三下农具，三公推五下，卿诸侯大夫推九下。回到官中，在祖庙举杯畅饮，大臣们都应命侍酒，称为“劳酒”。

这个月,天空中的气流下沉,地面上的气流上升,天地气流合一,草木生长茂盛。君王安排农业生产,要管农田的小官到东郊去整修田界,修建水渠,修好田间小路,仔细观看小山丘、高地、盆地,依据地形来栽种五谷,来指导百姓,天子并亲自关心农事。农业生产的命令既已下达,确立了标准,农夫就不会出现迷惑了。

这个月,吩咐乐正带领公卿子弟进入学校学习乐韵歌舞。要整修祭奠的法典,命令祭奠山林川泽,祭品不要用雌性鸟兽。要制止伐木,不要打翻鸟巢,不要杀害幼虫和雏鸟,不要杀害小鹿,不要获取鸟蛋,不要汇集多人无所事事,不要修建城郭,要把显露在外的尸骨埋藏好。

这个月,不能够大举兴兵,发动战争就必定会发生天灾人祸。不要发起战争,不能够从我这里发动战争。不要变化上天的规律,不要忽视土地的常理,不要扰乱人的纲纪。

孟春之月推行夏天的政令,那么风雨的来临就不会符合时节,草木很早就会枯萎,国家就会有大的恐怖事件发生。孟春之月推行秋天的政令,百姓当中就会发生大的疫情,狂风暴雨就会多次来袭,而且各种各样的杂草反倒会繁荣生长。孟春之月推行冬天的政令,就会出现大的水灾,大的霜雪会勃然来临,种下的种子也不会深入土壤而扎根。

本 生^①

二曰: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②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扣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③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嫌^④,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嫌,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

则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⑤焉。遁焉,性恶得不伤?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⑥,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愠。此之谓全德之人。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蹙^⑦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注释]

- ①本生:以生为本。 ②樱(yīng):触犯。 ③轻:比喻外物。重:比喻自身。
④慊(qiè):满足。 ⑤遁(dùn):这里指放纵,淫逸。 ⑥招:箭靶。 ⑦招蹙:颠覆。蹙(jué):同蹶,倒。 ⑧伐性之斧:砍伐性命的斧头。此喻危害身心的事物。

[译文]

第二,最先创造出生命的是天,抚育生命并且使它成长的是人。可以保养上天创造的生命而不毁坏它,这样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行为,以保护天所创造的生命为其要务。这就是职官所以设置的原因。设立职官是用以保护生命。现今世上那些昏庸的君主,大量设置职官反而妨碍了生命的成长,这就丧失了设立职官的意义了。比如训练军队,本来是防范敌寇的。可是现在训练军队却反而用于攻击自己,那就丧失了训练军队的原来的意义了。

水本来是澄清的,但泥土搅浑了它,因此才不澄清。人生来是能够长寿的,但外物不断吸引他,所以就不能长寿。外物本是用来供养生命的,不能用生命去追逐它。可是现在世上糊涂的人多耗费性命去追求外物,这便是不知轻重了。不知轻重,就会把重的视为轻的,把轻的视为重的。像这样,去做每一件事,没有不失利的。以这种态度做国君,就会迷惑荒谬;做臣子,就会作奸犯科;做儿子,就会放肆无礼。这三种情况,国中只

要存在一种,就无可幸免地必定灭亡。

假如这里有一种音乐,耳朵听到它就必定感到愉悦,但是听过它之后就会使人耳聋,那人们就必定不会去听了;假如这里有一种色彩,眼睛看到它必定感到愉悦,但是看过它之后就会使人眼瞎,那人们就必定不去看了;假如这里有一种吃的东西,嘴巴吃到它必定感到愉悦,但是吃过它之后就会使人成为哑巴,那人们就必定不去吃了。因此圣人看待音乐、色彩、食物的态度是:对生命有利的话就接纳,对生命有害的话就丢弃。这是保护生命的方法。世界上显贵富有的人在声色滋味方面大多是迷糊的。他们夜以继日地追逐,幸运地得到了,就全身心地陷进去,生命怎么能不受到损害?

一万个人拿着弓箭,共同射向一个箭靶,这靶子没有不被射中的;万物丰茂盛美,一起来伤害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不消灭的;如果都来培育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不长久的。因此圣人利用万物,是用来保全性命的。性命保全了,精神就和睦了,眼睛就通亮了,耳朵就敏锐了,嗅觉就敏感了,口齿就伶俐了,三百六十个骨节都通达、灵活了。像这样的人,不用说话就有了威望,不用谋划就举止得体,不经思考也符合事实,他们的精神通畅于天地,充满了宇宙,对于外物,没有不能承担的,没有不能容纳的,就如同天和地一样;尽管居上位做天子也不高傲,处下位做百姓也不忧愁,这就称为德行完全的人。

富贵却不懂得养生之道,正好容易由此造成祸患,反而不如贫贱的人。贫贱的人想获得东西很困难,即使想奢侈又哪里有条件呢?出门乘车,非要如此做来使自己舒服,这些车辇便可称为“引发脚病的器械”;肥肉醇酒,非要用这些撑住自己,这些酒肉便可称为“烂肠子食物”;沉迷于女人的美貌姿色和靡靡之音,一定要用这些来取乐,这种声色便可称为“砍伤生命的斧子”。以上三种祸患,都是由于显贵富有导致的。因此古时有不愿意富贵的人,就是因为重视生命的原因。这倒不是为了追逐虚名,而是为了它的真实利益。那么,这个道理就不可不真正体会了。

重 己

三曰:

倅(chuí),至巧也。人不爱倅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

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玕(jī)，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①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

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勤(dān)，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棰(juàn)，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②。

[注释]

①一曙：一旦。 ②适欲：节制欲望。

[译文]

第三，锤是极巧的工匠。人们不爱锤灵敏的手指，而爱自己的手指，是由于他的手指属于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原因。人们不爱昆仑山产出的美玉和长江汉水产出的夜明珠，而爱自己石多玉少又不圆润的小珠，是由于他的珠归于自己所有，对自己有利的原因。现在我的生命归我所有，而对我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说起它的贵贱，尽管地位高到做天子，也不足以和它比较；谈起它的轻重，就算是用天下的富贵也不能够交换它；谈起它的安危，一旦丧失，就再也不会获得了。这三个方面是有道者所谨慎的，既然知道谨慎反而要伤害它，这是没有体会到人性和生命的真理。不知道领悟人性和生命的真理，小心又有何用？这如同盲人爱子那样，认为米糠柔和，用来做儿子的枕头，结果反使米糠伤害了儿子的眼睛；又如聋子养育婴儿，由于不能听到雷声，正当雷声大作时，他抱着婴儿在厅堂观望，使婴儿受到惊吓；这样带来的害处，更甚于那些不知道小心谨慎的人。那些不知道小心谨慎的人，对死生存亡、是否应该从未有所分别。这样的人，他们所谓的正确未曾就是正确，他们所谓的不正确未曾就是不正确，

肯定不正确的,否定正确的,这就称为最大的迷惑。像这样的人是上天降祸的对象。用这种态度修身,一定死亡,一定遭祸;用这种态度管理国家,一定衰败,一定灭亡。这种死亡、衰败和灭亡不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而是糊涂带来的。长寿也常常是如此。因此有道行的人,不观察导致的结果,而观察引起它的原因,那么达到结果就是不可制止的了。这个道理不能完全理解。

如果乌获用力拽拉牛尾,尽管尾断力尽,牛也不会前进,因为这违反了牛的习性。让一个孩子牵着牛鼻环,牛就会跟他而走,因为这顺从了牛的习性。世上的君主权贵,不管贤与不贤,都想寿命长久,但是整天违背天性,那这样的欲望有何用呢?而寿命的长久都是顺从自然之道的,使生命不能够顺从自然之道的是人的欲望。所以圣人一定先要节制自己的欲望。

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魃^③,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焯热。焯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鞅^④,中大鞅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醕醴^⑤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注释]

③魃:一种手足逆冷,使人肢体不能活动的病症。④中大鞅(mèn):胸腹腔很闷胀。⑤醕(yī)醴(lǐ):用黍粥酿成的甜酒。

[译文]

房子过大,阴气就多;楼台太高,阳气就盛。阴气多就会生魃疾,阳气盛就会患痿病,这是阴阳不调导致的祸患。因此,古代帝王不住大房子,不筑高台,饮食不求丰盛怪异,穿衣不求太厚。过厚过暖都会使脉理阻塞,脉理堵塞就会使阴阳之气不通畅;膳食太过丰盛,胃就会太过饱撑,太过饱的话胸腹就会憋闷,胸腹憋闷就会使阴阳之气不通达,这样怎么能达到长生长寿的愿望呢?古代的圣王修筑花园泉池,只要能游园观望,活动身体就行;建筑宫殿楼台,只要可以躲避太阳,遮挡风雨就行;制作车辇衣衫,也只要可以使身体安适暖和就行;吃饭饮酒,只要可以适合口味填饱

肚子就行；而使用音乐歌舞，也只是调节性情舒心快乐。上面五种情况，圣王的目的都是保护生命，调适性情，并不是喜欢节俭，厌恶奢侈。

贵 公

四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①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②，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③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注释]

①至公：大功。 ②弗讳：这里指病死。 ③丑：以……为耻辱。